

Q: 你為什麼很少接受採訪？還總是不允許攝影師來拍你？

A: 因為我不想成為明星，不想太多人知道我的樣子。我很樂意和大家分享我所有的觀念，完全開放，但我唯一想保有的隱私就是我的肖像。我想做一個普通人，走到哪裡都沒有人認識你，很自由很開心。如果總在光環下生活，就會自大，覺得自己了不起。人到了那種地步，會比較糟糕。

另外，我始終認為我的觀點比我的形象更重要，我不想大家因為看到我的形象，就局限了對這些觀念的想像空間。我長成什麼樣子，真的不重要。

Q: 今年7月在巴黎高級時裝定制週上的秀，是你在巴黎的第二次亮相。與去年2月在巴黎時裝週上的秀相比，你覺得這兩次有什麼區別？

A: 從創作角度來看，這兩次秀都是我個人的里程碑，每次都推動我從一個新的高度來思考，這次與上次相比已經有很大不同。上一次還有自我表現的成份，雖然那次秀的主題是“土地”，但是從形式到理念，我都在強調自己的獨特性。所有的創作人，可能都有這種習慣，一定要與眾不同才行，要告訴世界，我是一個什麼樣的設計師。但這次我的狀態就很不一樣，全都放下來了。我考慮的是，我能夠為人們帶來什麼？心態完全是貢獻的，沒有自我的存在。設計師通常都有下意識的強烈自我，放下自我，做沒有自我的設計，心理上會很痛苦。但如果現在還讓我在自我的圈子裡打轉，也會很痛苦。因此這次完全是心理上的一次超度，一次又一次地放下，檢查自己，有沒有放乾淨……

Q: 有人覺得這次秀很冒險。

A: 我覺得冒這個險比冒自我表現的險需要更大的勇氣。對我來講，別無選擇。自己的狀態和看問題的觀念，是不可能退回去的，必須再往前走。

Q: 發佈會的創意很特別，能否具體解釋一下你的思路？

A: 發佈會呈現了生命的整個循環。你既可以從生活中再熟悉不過的衣服的來源去理解（種子，萌生，成長，果實，紡紗，織布，染色，衣服），也可以從生命萬物皆源自土地從而形成了自然界與人類的和諧關係去理解。

Q: 你覺得自己想要的“奢侈的清貧”的效果達到了嗎？你是如何把“清貧”融入造價高昂的高級時裝定制中去的？

A: 其實一次創作的反應不是一次秀就能完全體現的。我現在做的不是時裝，創作的初衷沒有季節性和時間性，我把為永恆而創作作為“無用”最基本的立場。

清貧思想根植於我的靈魂深處，我只需要真實呈現心中的理想便會自然融入到創作之中。我一直認

為，至簡的樸素才是最奢侈的。

Q: “無用”每次在巴黎作秀的投入都很大，有沒有想過回報問題？

A: 我不是為自己做的，回報不在我，在觀眾。不能用金錢和數字來衡量每個人看過秀之後的收益。我的初衷是為了和眾人分享，這就夠了。不一定要把這些東西賣出去才叫成功。用具體數位去衡量回報，與我創作的初衷又產生了矛盾。

Q: 你不在意金錢的回報，是否因為你並沒有這方面的困擾？

A: 沒有困擾是因為你不在意啊！把這事看得太大，當然會受困擾。一個人生存在這個世界上，可以稱得上“必須”的東西，其實少之又少。我每天只需要一點食物，一點水，一張可以睡覺的床，一個小小的空間，就夠了。如果對物質的需求很低，就是我說的那種“清貧”，你甘願“清貧”，有什麼理想不能實現呢？現在最大的問題是，很多人不是在奮鬥，而是為欲望而掙扎。

Q: “無用”這個品牌的建立是否受到老莊思想的影響？

A: 我以前對老莊的瞭解並不很多，反而是“無用”這個名字叫開後，陸陸續續從書裡發現了很多與我共鳴的解釋。先人比我們現代人悟得更透啊！

我總是有很多奇奇怪怪的想法，跟身邊人講，聽到的反映經常是：“有什麼用？”時間久了，反而讓我產生一種逆反心理；一件事物一定要有用嗎？實用功能與價值的關係，真的有那麼重要嗎？我覺得有些貌似無用的東西其實有著很大的精神價值。

於是，我決定把“無用”的東西實踐出來，自然見分曉。行動勝過言語，辯論沒有用。而在這過程中，不管結果怎樣，有我的思考在裡面。我做“無用”，是要一直走下去的，目前只是開了個小頭，要用畢生的精力去做，沒有止境。

Q: 從“例外”到“無用”，十年間你的設計思想經歷了怎樣的轉變？

A: “例外”的十年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基礎，我不可以忽略它對我的影響，不可能跳過這十年，直接走到“無用”來。它教會我怎樣運用“服裝”這個語言。沒有這十年的磨礪，日復一日，年復一年的工作，我也沒有現在對服裝各種細節的深刻認識。實際上，“無用”的衣服需要很強的“語言”能力。如果語言都沒有掌握自如，又怎能很好地表達自己？

Q: 你的很多靈感來自傳統，在巴黎的發佈會上也出現了傳統織布工藝的表演。是否想通過自己的努力，保護一些傳統的東西？

A: 傳統是不可能通過保護來延續的。“保護”本身就否定了傳統自身的生命力。如果一定要通過保護才能延續它的生命，那也意味著它的生命已經結束了。

為什麼要保護呢？也許環境對它的侵蝕太強了，保護意味著危機的緊迫性。我不認為保護是解決之道。放在博物館裡，是保護，但始終遠離人們的生活，成為文物。成為了文物，就代表生命的終結。最好的方法是實踐它，使用它。傳統只有與現今生活發生關係，才能有生命力。“拯救”，“保護”，“傳承”的願望是好的，但僅僅如此，不能達到願望，最重要的是用它來再創造。

Q：你似乎是在很感性地工作？

A：我應該就是一個用感情創作，用感情生活的人。感性的人用心來生活，理性的人用頭腦來生活。我絕對是偏心靈，任何事，都是覺得心裡舒服了，就做。好處是什麼？壞處是什麼？不去想的。